

內地的春運被稱為「人類史上最大規模遷移」。根據交通運輸部的預測，2017年春運期間，全國旅客發送量將達到29.78億人次，約等於全國人口人均遷移了兩次多。如此規模的人口流動，若放在任何其他國家都是不可想像的。但如此大規模的人口在短時間內集中流動，也造成了交通工具一票難求、旅途勞頓、交通系統壓力巨大等系列問題，不僅對旅客而言是身體、精神、財力上的多重折磨，亦是對內地基礎設施承載力和政府管理能力的巨大考驗。

城鄉差距是春運底因

流深

「春運」一詞，是改革開放後的1980年首度出現在公眾視野中的。眾所周知，在改革開放前，中國是沒有春運的，因為嚴格的戶籍管理，令人口沒有辦法自由流動。因此，春運的出現，一方面是因為改革開放後，內地對人口流動的束縛減少；另一方面，則是東部沿海地區，尤其是部分大城市的經濟崛起，造就了大量的經濟機遇。原本在傳統社會中安土重遷的中國人，在經濟因素的刺激下，紛紛離開家鄉，融入到市場化的滾滾洪流之中。

在很多人原本的設想中，這樣的人口遷移將隨著「先富帶動後富」、東西部經濟發展的逐漸平衡而逐漸減少。然而從實踐上來看，這樣的人口流動趨勢反而還呈現愈演愈烈的情況，一邊，是30年來春運人次的持續爆發式增長，從最開始的1億增長到如今的30億；另一邊，則是中國一、二線城市的人口持續膨脹。近日，有互聯網公司通過大數據統計顯示，東莞、佛山、廣州、深圳、長沙、上海、蘇州、北京等經濟發達城市，春節期間均有一半以上的人口返鄉離開，淪為「空城」。這樣的情況，無疑加劇了春運期間的資源緊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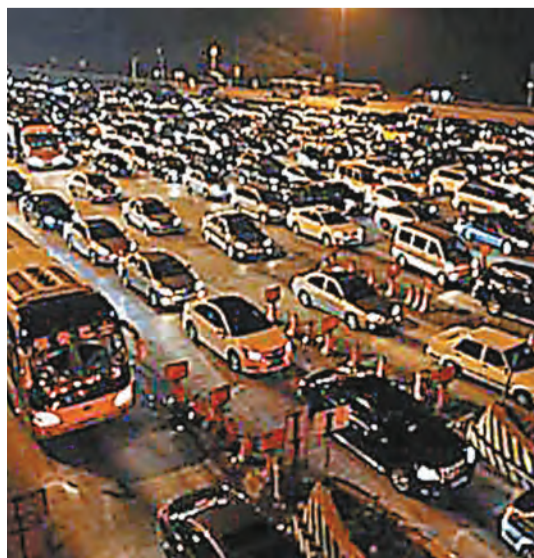
化解春運問題有賴城市化

正是基於以上觀察，很多人認為，若解決春運問題，必須解決中國巨大的城鄉差距和貧富差距，財富過度集中在東部發達城市的現狀。但問題在於，面對現代社會的高度分工與協作體系，高度集中的人口、緊密的空間距離和大量的財富堆積，正是現代社會得以發展的根本因素之一；在財富的規模效應下，財富和人才也必然會不斷湧向財富和人才本就集中的地區。想要克服這樣的「馬太效應」，或許比解決春運問題本身更加困難。這一點，國外的情況可以略作參考：首爾佔韓國國土面積的0.6%，GDP卻佔到韓國GDP的21%，人口則佔到全國人口的超半數；在日本，東京都市圈的3000萬人口佔到日本的四分之一，GDP約三分之一；而倫敦人口佔到英國總人口的22%，GDP佔到32%。而2013年，中國排名前51的城市佔中國經濟GDP的58%，而人口僅為32%。這只能說明，在可以預見的時期內，中國的城市人口規模仍有巨大的發展空間。

城市化是未來出路

與此對應的，如高鐵、航空等交通基礎建設的提升，不僅難以起到令欠發達地區快速發展的功能，反倒有可能加劇城市對農村、大城市對中小城市、東部地區對中西部地區人口和資源的抽取。例如近些年被很多人津津樂道的「高鐵同城化」——工作在大城市，居住在房價較低的小城市。但仔細思考我們很容易發現其中的陷阱：真正有市場、高附加值的工作機會往往被吸收入了大城市，而小城市除了發展房地產則別無優勢。按照這個發展路徑，大城市將繼續膨脹，中小城市和農村則會面臨萎縮，春運只會是未來中國將繼續面臨的問題。

因此，若要解決春運問題，根本的方法還是要順應城市化的必然趨勢。事實上，作為改革開放後崛起的城市，深圳從改革開放初期近九成外地人口春節返鄉，到如今已有近半數人留在深圳過年，恰好說明了人口的逐漸城市化，將有助於解決春運問題。只不過，在當今中國，養老保障、醫療保險等政策的地區分割，以及在許多大城市嚴格的戶籍控制與人口政策，都令流動人口無法留在城市過年，更無法令一家人在城市團聚。顯然，要解決困擾中國多年的春運問題，需要打破種種地區分割和不合理的限制，為中國的城市化營造更好的環境。



春運讓內地交通不勝負荷。

從僱主意見看博雅教育

嶺南大學林文贊比較教育政策講座教授 莫家豪

名家指點

教育局於過往多次進行僱主對專上畢業生在其主要範疇工作表現的意見調查，旨在了解畢業生質素及僱主意見的轉變。本文分析剛發表有關2013年度本地評審的公督及自資全日制學士學位畢業生在僱主眼中的工作表現，受訪僱主就以下九個主要範疇的表現發表意見（見表）。

僱主意見調查

是次調查訪問了12322名學士學位畢業生，受訪僱主包括71個政府界別僱主及5559個非政府界別僱主。在3594名曾聘請2013年度學士學位畢業生的合格僱主中，共有1813名僱主交回填妥問卷，回應率達50.4%。

僱主對畢業生的整體表現頗滿意，以4分最高，最低為1分計，平均評分為3.62分，介乎「一般達到僱主的要求」及「偶或高於僱主的要求」之間。在幾項評估範疇中，僱主對畢業生的最高評價為：一、工作態度（3.8分）；二、資訊科技知識（3.78分）。僱主對畢業生評價最低的是：一、管理技巧（3.37分）；二、分析及解決問題能力（3.47分）；三、對時事及商貿的知識，自學能力及自信心（3.45分）。

在被問及畢業生哪個工作表現範疇最為重要時，九個工作範疇中，僱主認為工作態度是最重要的，平均得分為4.27分，而對時事及商貿的知識，自學能力及自信心，在畢業生所擔任職位上的重要性為最低（3.39分）。

表中清楚列明2013年度學士學位畢業生在九個主要範疇的表現評分及重要性評分。仔細分析，有四個項目（18個評估項目）的平均重要性評分達4.01以上，反映僱主認為這些對畢業生所擔任的職位「非常重要」。其中專業操守/職業道德（4.39分）得分最高，其次是投入感（4.35分）。

此外，在45個評估項目中，獲得較低表現評分的評估項目同樣獲得較低重要性評分，即中國內地貿易/經濟發展的知識（2.89分）。在時事、世界時局及發展的知識（3.07分）及人事管理及領導才能（3.12分），約一成畢業生被認為「偶或」或「經常」低於僱主的要求。在「分析及解決問題能力」評估中，前瞻遠見表現評估最低，為3.14分（重要性評分為3.69分）。對僱主而言，九項工作表現項目中，大部分都以畢業生的工作態度、人際技巧、語文能力、數字運用能力、分析及解決問題能力的表現為要。相對而言，僱主對「工作所需的專業知識」的重要性評估，在九項範疇中僅佔第六位。

對教與學的啟示

上述評估與近期在英國由布里斯托大學（University of Bristol）副校長Nick Lieven教授主持的有關英國主要僱主對理想畢業生的評價研究，有類似的研究結果，表明大部分受訪僱主對大學畢業生的綜合能力，如國際視野、分析及解難能力、人際關係及語文能力較為重視，對畢業生的專業取向放在較次要位置。上述有關調查結果對大學及高中教育發展，尤其是「教與學」範疇，有很重要的啟示作用。

在全球，包括香港大學大專界在逐漸推動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STEM）教育的背景下，大學在推

Table with 3 columns: 範疇, 表現評分, 重要性評分. Rows include A語文能力, B數字運用能力, C資訊科技知識, D分析及解決問題能力, E工作態度, F人際技巧, G管理技巧, H工作所需的專業知識, I對時事及商貿的知識, 自學能力及自信心.

來源：關於2013年度學術學位課程畢業生的工作表現僱主意見調查（報告摘要），精準市場研究中心，2016，p. 11。

動科技及知識轉移活動時，不斷強調如何把研究成果商品化，甚至在大學大專課程取向中強調專業知識及職業導向課程的發展。筆者認為上述發展無可厚非，但我們同時要恰當考量如何設計「教與學」方法，在知識「專業」之餘，必須培育學生具跨學科、跨領域的學識。有「才」亦必有「德」，「才德兼備」乃「博雅教育」及「全人發展」的核心。在現今強調多元化的香港，大學除了要培育專才，栽培博學儒雅的「通才」，也適切社會所需，有利於社會均衡發展。

公屋富戶政策必須改革

獅子山學會營運總監 白仲祺

獅子山下

近期樓市其中一個現象，是居屋樓價創新高。將軍澳彩明苑兩房單位成交價首度升穿400萬，大角咀富榮花園海景三房單位，甚至創全港居屋綠表呎價新高。原來這是一個獨特現象，因為這些居屋買家都是「綠表」買家。手持綠表的人，不同於其他買樓人士，他們本為公屋住戶。公屋住戶紛紛買入居屋，與最近政府想收緊富戶政策，不無關係。

公屋制度，原意是幫助有住屋需要的人，但由於政策極之包容，令一些每年收入過百萬的公屋住戶，又或者銀行戶口有百萬資產的人，依然能夠留在公屋。

原本富戶政策，要收入及資產同時過界，才有可能

被趕離公屋。但政府想收緊政策，在將來只要資產或收入任何一方高過指定標準，便會被趕離公屋。獅子山學會一直對此表示極度支持。從事實看，公屋戶因為看到政府將會收緊政策，已在綠表制度下抽居屋單位，證明有人是能夠負擔脫離公屋制度的，政府改革公屋富戶政策絕對正確。

但是，最近的立法會公聽會內，很多人，包括立法會議員，都極力反對改革富戶政策。他們認為將富戶趕離公屋，他們可能依然不能負擔買私人樓宇。而且，他們認為公屋輪候問題，是源於供不應求，所以解決辦法便是增加供應。

其實，關於增加公屋供應，除了要面對土地供應

等問題，最重要的就是：增加供應的時候，會否同時增加需求呢？公屋政策本身就是一項高津貼措施，但長年未能有效篩選有基本住屋需要的人，以致鼓勵越來越多人輪候。如果不斷增加供應，不就代表有一天，連原本不合資格的人，都可能變成公屋戶？

至於公屋富戶能否負擔買入樓宇，首先，筆者認為必要性是放在將公屋制度變回一個幫人的制度。新的富戶政策，一個四人家，月入需要高過13萬，或資產需要多於260萬，才會被踢走。難道有人會說一個月入13萬，或有260萬資產的家庭，是負擔不起住屋需要嗎？

中國須打特朗普的死穴

金屏礎

國際視野

特朗普上台，顛覆了全世界的秩序。他以投機商人一定要獲利的思維，處理國家和國家之間的關係，處理國際公認的領土問題，處理全球早已確認的自由貿易原則。他拉住了蔡英文，打出了台灣牌，說「一個中國」政策不是不可以改變，除非中國將人民幣匯率升值、開放商品和服務市場。他還宣稱要派出兩艘航空母艦到亞洲地區，他的團隊宣布不允許中國人員登上南沙群島的島礁，維護美國的「航行自由」，還說這些島嶼不屬於中國。看來，特朗普要踐踏中國的主權，中國一定要運用智慧。

今年世界不會平靜

特朗普急躁、輕狂，不斷動腦筋謀取利益，一切都是「即食麵」，限期刻要完成自己的心願或計劃，不顧公義。在他眼中，任何講求公道、不阿諛他的人，都要受到報復。所以，美國中情局受到大整肅。美國的報紙、電視台，不為他擦鞋的，不准提問。他不斷唱衰傳媒，改變出席白宮記者會的記者範圍，大量加入「特粉」，利用推特發布重要信息，把白宮記者招待會視作可有可無。對於日本、韓國、歐盟這些盟友，他一律施下馬威，要他們負擔軍費，要重新談判貿易條件，還說北約不應該存在。為了迫使其他國家的汽車公司在美國設廠，他公開以開徵高關稅作威脅。

特朗普在離年一定無運行，這是性格使然。所有樹敵的政策，都會觸礁，步履維艱。他最近一定要墨西哥為3200公里的圍牆建築費埋單，要開徵墨西哥貨物20%的關稅，然後通知墨西哥總統訪問美國，簽署城下之盟。墨西哥立即拒絕，宣稱要調查特朗普在墨西哥大量逃稅的問題，並取消和特朗普的會談。結果，特朗普由於拋浪頭，頭顱顛裂，只能回過頭來，大講墨西哥是美國的好朋友，什麼事也好商量。他心理虛弱，連小國也可與之對着幹，菲律賓更加不會對特朗普俯首。

蔡英文企圖借助特朗普壓制中國大陸，不承認「九

二共識」，推行「台獨」，爭取綠營大佬的支持。美台現在聯手，蔡英文把自己當成是一件商品，與特朗普作交易。但是特朗普一旦發覺「打台灣牌」不化算，就會立即縮沙。特朗普在競選的時候講得很清楚，歷屆美國總統都對外進行戰爭，輸出美國的體制，結果徒勞無功，虧了大本。他公開宣布，「我不會再為任何國家、任何地區介入戰爭」，「我要令美國重新強大」。即是說，是否要進行戰爭，一定要視乎經濟利益。如果僅僅是干預其他國家，達到自己的所謂「理想」，這就是最大傻瓜。美國絕對不會為台灣而與大陸開戰，因為無利可圖。

蔡英文聯合美國反大陸，只會使大陸制訂更加強硬的對台政策，在軍事上、經濟上、外交上採取集中打擊台灣的政策。今後會有更多的軍事演習，更多打擊蔡英文南進政策的經濟措施，台灣現在僅有22個「邦交國家」，肯定會跌到個位數字。美國和台灣一條陣線，強力對付台灣，也就是強力對付美國，讓台灣牌失效。

中國要有對策

特朗普的死穴是什麼？他本身是大資本家，他的政府集中了大量的大富豪。他非常心虛，要為他的政權化裝成「人民的政權」，這當然是騙人的。因此，他急於在限期內達到競選承諾，在經濟和產業方面，讓美國的經濟重新強大，讓美國工人有工開，讓美國選民認為他是「人民大英雄」。但是，美國偏偏沒有這樣的條件，他把所有的產業都搬回美國，但是，美國已經進入人口老化的階段，勞動力越來越少，過去是靠外來移民補充，特朗普又說要投資1萬億美元搞基本建設，還要拘捕和遞解出境非法入境者500萬人。這會使美國的通貨膨脹更加厲害，勞動力成本更加昂貴。美國連續加息，使美元高企。保護主義的結果，讓美國放棄了世界市場，並且和所有國家對頭結怨，結果將令美國的經濟大不如前。

所以，中國一定要往特朗普的死穴打。對策是

「聯」、「等」、「硬」、「路」。

「聯」，就是今年全面推動自由貿易區，推動雙邊經濟貿易投資協議，擴大朋友圈，建立經濟統一戰線。全世界國家都希望經濟復蘇，開放市場，增進經濟發展動力，中國是經濟火車頭，可大量輸出遊客，開放市場，聯合產業對接，協助勞動力不足的西歐產業升級。特別是亞洲地區國家，更加需要自由貿易區，做大經濟蛋糕，增加出口，中國完全可以在亞洲復蘇經濟起着帶頭的作用。美國取消了TPP，放棄了廣大的國際自由貿易領域，中國正好填補空檔，加快發展自己。

「等」，特朗普上台頭六個月，經濟數字會有起色，但由於高成本、貿易戰使自己缺乏出口市場，美國經濟一定沒有後勁，九個月後必然經濟衰落。所以，關於中美的貿易談判，中國大可以堅持「一個中國」政策作為前提，一年之後，特朗普便吃不消。如果特朗普使橫，向中國徵收45%的關稅，中國也可以採取相同的措施，讓美國吃苦頭。東方不亮西方亮，中國在美國的市場暫時不利，但開拓其他市場完全可以彌補損失，而美國則沒有開拓市場的條件。

「硬」，美國一定會搬出最新型的飛機、兩艘航空母艦戰鬥群，包圍中國，並且在南海生事，中國一定要以強硬的手段應對。美國勞師遠征，消耗嚴重，難以長期支持，中國可以採取持久戰的策略，把所有的壓力點放在台灣海峽，中國的彈道武器完全可以在第一島鏈範圍內，擁有覆蓋和打擊美國航空母艦的實力。特朗普要行動升級，一定要計算一下代價，和中國開戰，完全違反他的賺錢邏輯。

「路」，就是中國要全力推動「一帶一路」的戰略方針，聯繫亞洲國家和歐洲國家，大搞基本建設和工業園，因為這些工業園的成本，大約為美國製造業的五分之一，完全可以把美國製造的產品排擠出世界市場之外。這是一個經濟實力的競爭，一兩年之後，特朗普的「美國優先政策」，一定會暴露出成本高昂的致命傷，歸於失敗。